

Miss * 爱 + 时光

爱上一个影子，

好寂寞

深流 著



Miss * 爱 + 时光

爱上一个影子，
好寂寞

深流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HaiXi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上一个影子,好寂寞 /深流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80719-949-6

I. ①爱… II. ①深…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9145号

本书由鲜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并保留一切权利。

爱上一个影子,好寂寞

作 者 深 流

总 策 划 贺鹏飞

策 划 陈绍敏

责任编辑 邱戊琴

特约编辑 李仁成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印厂厂址 河北省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邮编 065299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100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3年3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9-949-6

定 价 2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楔 子	1
Chapter 1 紫衣女孩	3
Chapter 2 好心的俏丽仙女	14
Chapter 3 掠过我身处的森林	36
Chapter 4 外文系女生	51
Chapter 5 川遥佳	65
Chapter 6 影子的变化	95
Chapter 7 这种事情是很讲求天分的	113
Chapter 8 到底该往哪里去呢	141
Chapter 9 所有东西都染深了一层颜色	164
Chapter 10 正从云隙间将温暖投射过来	190
后 记	207

楔 子

你好！

我想，我还是开门见山地说吧！我不久之前和我男朋友分手，可是……对于这一段感情，我还是想再努力看看……

真的很谢谢你的心意。看了你的信和文章之后，我有一种被重视的感动，就像被谁默默地守护与关心着。

我说得这么直接，是不想让你有希望或者是期待，但总觉得我自己在伤害人。如果用暧昧的语气或含糊不清的态度，或许我的罪恶感不会这么重，但是，我不想、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一个人的心意。

对于一个人的心意，即使不能给予对等的回应，我想，也不应该轻率以待才是。

如果我的直接让你不开心的话，真的很对不起，我无意让你难受……

坐在书桌前的我，耳朵听不见任何声音，窗外的夜虫鸣叫声、摩托车引擎声，全都被某种无形的东西隔开了，我只能听见自己发出的呼吸声。

手上拿着信纸，眼睛追逐着每个文字，想从那文字之间再汲取些什么，但很遗憾，已经没有多余的信息了。

翻到第二页之前，我想起了“她”，松了一口气之后，旋即一股罪恶感袭上心来。我究竟在做什么？好像早就已经知道了行动方案却还是要去尝试错误的人一样，将自己扔进了自己制造的两难境地之中。

信件传来的信息使得现在看起来还没那么糟，还能够踩刹车转回正确的方向去。

不过，对有些人来说，不是行动的结果才会造成问题，那行动发起的动机和经过，就已经足以被判有罪了。我一时找不到往未来思考的路径，只能陷入时间倒转的旋涡之中……

Chapter 1 紫衣女孩

过了这个暑假，我的大学生涯就要步入最后一个学年了。

最后一次暑假，我留在嘉义县民雄乡，留在有全台湾知名的“民雄鬼屋”和“民雄肉包”的嘉义县民雄乡。

白天念书，傍晚跑步。

日夜交替，而我在400米的跑道上一圈又一圈，重复看着同样的风景：草皮、路灯、建筑物……日子也不停地重复。

几乎每天绕操场跑10圈，4000米。

8道白色线条以优美的弧线将砖红色的跑道分成9道，弧线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哪里都可以是起点，哪里都可以是终点。

天空中有时候有月亮，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有星星，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有云，有时候没有；不下雨的时候跑道上有我，下雨的时候没有。

完成了今天的 4000 米，坐在跑道旁的绿色地板上，我脱下跑鞋，试着旋转左脚板，抚过脚弓上方那一块因为受伤而移位的骨头。从 3 月到现在，跑步已经没什么大碍，该是时候再回到羽毛球场上了。

跑道的最外圈有情侣在慢慢走着。

有些情侣手牵着手，也有不牵手的。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让人觉得有点刻意，彼此都保持着这个社会定下的社交礼仪，也许哪一方的心里正在想着今天的进展是多少？双方是不是够熟悉了？是不是可以约他（她）去看周末的电影？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跟对方说些什么了？是不是哪一天也可以像其他情侣那样牵着手？甚至牵着手走完操场之后是不是可以再去吃个消夜？然后到谁的住处去……

“总要有谁先开口，不然再走几圈操场也只是一样回到原点而已。”

这样想着，脑中便会浮现紫衣女孩的身影。

是啊，最后一年了，再不开口，就只能以原地打转作结束。除了心中遗憾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换上干净的 T 恤，背起背袋离开田径场，天际的蓝以不被察觉的速度逐渐变深，一辆马自达从我眼前经过，柏油路上的枯叶被风卷起，落在人行道上。

我沿着人行道向上坡方向走，走进活动中心二楼的入口，在全家便利商店买了瓶鲜奶，倚着走廊边的栏杆，看着前方不远处的朱雀湖，似乎传来了天鹅的叫声。

在这校园占地面积大得不像话（不是夸饰）的校园里待了3年。记得刚开始还颇不习惯。由于学校所在地是山坡，所以各栋建筑物散布在山坡上，不只彼此之间有着落差，就连同一栋建筑物也会在不同的楼层各有出入口。

对我这个土包子来说，这是非常稀奇的。

活动中心三层楼都有出入口。社会科学院的前门在一楼，后门却在二楼；图书馆的大门在二楼，从两侧楼梯下去才会到达自习室以及停车场所在的一楼；其他的建筑物也有类似的情况。

不管怎样，世界上大多数的事情都一样，习惯就好了。

每天把摩托车停在校门口旁边的停车场，走过25米宽、90米长的朱雀大桥。

桥下是名为“朱雀湖”的人工湖，里面养着身价最高的黑天鹅、次高的白天鹅以及数千元一只的鸭子，偶尔会看见白鹭鹭优美地掠过湖面，也有不知名的鸟类来此暂留。湖里面还有很多的鱼，当然水多的地方自然就有鱼。

走过朱雀大桥之后，紧邻的是活动中心，而文学院是首先耸立在眼前的教学楼建筑，与其相对的是社会科学院，我所就读的心理学院

就在其中。

校园内禁止摩托车通行（但是可以开汽车），所以大部分的学生是将摩托车停放在大门停车场之后，走路或者换骑自行车前往各学院上课。

管理学院、公共教室、理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社会科学院二馆、工学院，这些建筑物都在距离校门口更远的地方。工学院旁边另外设立了一个停车场，让学生可以骑摩托车绕过学校外围，直接停在教室附近。

在午餐时间、课堂之间或是回家之前，我常到活动中心打发时间。

行政办公室不算在内，这里地下室和一楼有餐饮部、二楼有便利商店，出版中心更是跨二楼和三楼。

就是在这里，我遇见了紫衣女孩，从一开始的纯粹偶然相遇，不知怎么逐渐变成了盼望相遇。

我总是从活动中心三楼的门口进去，右转进到出版中心，看看最近有什么新出的书、杂志，或是有什么特价活动。

下到二楼之后是文具部，出去之后，隔壁是全家便利商店，这条走廊上经常展示的是各种社团的静态展览图。站在走廊上隔着绿色的栏杆，可以看见活动中心一楼的小小广场，那里是社团动态表演的场地。

就是我现在一手拿着鲜奶、一手倚着栏杆的这个地方，我遇见了紫衣女孩。

嗯，应该说在大三结束之前，我遇见她的地方几乎都是这里。

从大二下学期开始，3个学期过去。3个学期以来，我一共修了64个学分，不管是自己系里的必修课、外系的课，或是公共课程，我从来没有在任何课堂上见过她。

在这个大得要命的校园里，完全不曾在其他的地方巧遇，只在这条活动中心的二楼走廊上。

她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在走廊上看着静态的展览或是一楼的表演。

总是一个人，披着长达腰际的直发，紫色的外套，紫色的包包，简单的牛仔裤与帆布鞋，没有化妆。

不是那种在人群中会马上被注意到的超级美女，只是一个朴素的女孩，一个不注意就会消失在人群中很难再找到的平凡类型，甚至要说在她周围有一点阴暗的气息也不为过。

每个人在每个学期中都会有因为课表以及活动行程所衍生出来的行动模式。在同一个学期中，常常会在同样的地方遇见同样的陌生人，可能对方也正好是这个时间吃午餐、正好这个时间没课、正好这个时间要回家。所以，在同一个学期中不断地在同样的地方遇见同样的陌生人，其实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在我大二下学期看见她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

每个学期之中的陌生人不见得会一样，然而经过一个学期、两个

学期，我经常会在活动中心二楼的走廊遇见她——紫衣女孩。

简直就像某种前提条件存在之下才能形成的状况一样。

随着看见她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发现自己的心里面开始有某个地方麻麻的，视线也无法从她身上快速离开。

我开始想要知道她是念哪一个专业的？是学妹？同级？还是学姐？想要问她知不知道我们已经连续三个学期不断地巧遇了，会觉得这样很神奇吗？在这边看展览和表演是兴趣吗？还是打发时间？

我一次也没有开口，一次也没有上前。

在我大三下学期的时候，她的左脚受伤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原本走路速度就不快的她，现在走起路来更是缓慢了。

脚为什么受伤了？扭伤吗？车祸吗？

还有，总是特立独行的她，身边的那个男生是谁？那个有时候跟她讲几句话就离开、有时又陪着她慢慢走的男生是谁？朋友吗？追求者吗？

不断累积的问号在我心中越积越多……

每一次在我旋转着因为打球受伤的左脚板做适度伸展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她，这脚伤原来还附加了一个提醒功能啊！提醒着我自己的软弱与被动，在球场上再怎么杀气凌厉、坚毅不倒，现实生活中就是有这么一个让我动弹不得的存在。

大三下学期结束了，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暑假到来，我回到田径

场上慢跑，不管跑了多久、跑得多累，起点都等于终点……

叹了一口气，捏扁手中的牛奶盒，正转身要往楼梯走去的时候，一个黑影迎面而来！这一撞让我退了两三步，听见短促的一声惊呼和瞥见散落一地的书，定睛一看，一个绑着马尾的女生正蹲在地上将散落的书本捡进怀里，我也赶紧过去帮忙。

“同学，不好意思，你有没有怎么样？”我将捡起的书递给她。

把五六本书抱在怀中的她，左手将散乱的一绺发丝掠至耳后，纤瘦修长的身形站定，收敛眼神中的慌乱，透出足以辉星映月的迷人光彩。

“我没事，对不起！我赶时间，不小心撞到你了。”她说。

“没关系。”我说。

“那……谢谢你。”

“不用谢。”

微笑点头之后，她往宿舍的方向去了，深棕色的马尾随着她急促的步伐不住地摇曳，消失在转角处。

背转过身，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是一条银色的幸运草手链，这该不会是刚刚那个女生的吧？

这下子也追赶不上，只好先留在身边，再找机会还她了。

在宿舍里，我看着日程表，外面传来众多不知名的夜虫鸣叫声，其中还掺杂了青蛙的叫声。我住的地方真的就是“田中间”！

房东在这片水泥地上盖了一区“U”形的学生宿舍楼，从“U”的缺口骑车进来，正对面那一排有四层楼，两侧的则为两层楼，一共八层，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编号，我住在“平五”。据说这里一共有八十几间宿舍。

我的宿舍一出去就是面对着中间区域的停车场，可以说是非常开放的住宿环境，我通常都将宿舍的内门向内拉开靠墙，让里外的空气流通。

晚上将近10点，有人在停车场终于把吵死人的摩托车引擎熄火，啪嗒啪嗒的拖鞋声响过走廊，大概是去买宵夜回来的吧。

“快开学了。”

索尔拉了张椅子坐下。

“是啊，先将一些重要的事情写上去吧！”我打开抽屉，拿出笔袋中的自动铅笔。

趁着只修一门课的大四上学期，花一个月的时间将汽车驾照拿到手；星期二和星期四的早上10点15分到学校去上课；空闲的时候就上健身房，跑步，看书；最后，再回到羽毛球场上练球，见羽已经等我半年多了。

大致上是这样子吧！嗯，只能说是大致，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到最后，往往是不知道结果的。于是在做计划的同时，也别忘了提醒自己，随时保持一颗能够接下天外飞来事情的强壮心脏。

“你觉得这学期还会遇见紫衣女孩吗？”索尔一边说一边操控着鼠标，开启音乐播放程序，放了片 CD 进去。

“紫衣女孩啊……这学期还会遇到她吗？她左脚的伤好了吗？那时候她身边的护花使者究竟是谁呢？她还是习惯穿紫色外套吗？她到底有几种不同款式的紫色包包呢？”我几乎是喃喃自语地说着。

马修·连恩的音乐专辑《狼》在室内悠扬回荡，小提琴激越的音符让我想到陶醉的美丽提琴手摆动身躯的模样，背后束起的长马尾也随之舞动……长马尾！那个在走廊上匆促离去的苗条女孩，她留下的那条幸运草手链呢？

“你应该是塞进皮夹里了。”索尔说。

“对啊，差点忘了。”我从皮夹里拿出那条手链，幸运草的心形叶片中，水钻不时闪出暧昧的光芒。

“真没礼貌，好歹对方也是个美少女，美少女的东西你就这样随便塞进皮夹，真是糟蹋了。”

“这手链连接处的小圆圈断了。”

我眯起眼睛看清那断裂处。

“需要修理了，而且也需要保养，细微的地方都氧化变黑了。”

的确是，不过我对饰品一类的东西不是很了解，该拿去哪儿修理、保养，一无所知。只知道这是一条漂亮的手链，而我多少也该为它的损伤负一点责任，不知道那个女孩是不是很着急？

“回到正题吧，紫衣女孩这边。”

“这学期还会遇到她吗？谁知道呢。遇不遇见又有什么关系？那位护花使者说不定护花成功，现在正牵着紫衣女孩的小手在哪里逛街了呢！”我说。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股酸味！你吃醋啦？”索尔说。

“吃什么醋啦！该上床睡觉了，晚安！”

我把门锁上、关灯之后回到床上，将被子拉到下巴前，闭上眼睛，在黑暗之中步入另一层黑暗。

这学期会再遇见紫衣女孩吗？有这么神奇的缘分吗？

逐渐地，睡意就像海水涨潮一样，缓慢而确实地覆盖了我的脑海……

不寄出的信（i）

阿曦：

快要3个月了吧？和你分开已经这么久了吗？时间本身也许是绝对的，但对人类来说，可能是相对的吧。

如果不是亲手翻过日历，我实在无法确实掌握时间流逝的感觉。

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

加拿大是有趣的地方吗？天气冷吗？你已经为自己建立新的

生活圈了吗？有新的朋友吗？还会想到我吗？

再多的问号都无法听到你的回答了，因为已经说好了不是吗？
分开了，不再见面地分开了。

即使是那样说过的事情，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也许我们应该保持联络的。

在这里写信，对象是你，却不会寄出去。

只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我的情绪。

我已经比较少哭了，渐渐地可以接受生命中不会有你的存在了，不过还需要一些时间吧，我想。

你如果再喜欢上别人，还是会用“喜欢紫色”这样孩子气的前提来做考量吗？我私心希望不要，希望这是能存在于我们记忆之中的专属颜色。

虽然你看不到，我还是希望你能爱惜自己的身体，少抽点烟。

小佳